

剡源戴先生文集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富春孫氏族譜序

富春孫氏在東漢時有長官者死葬餘姚四明山中子孫從而家焉然越千有餘年至宋之乾道淳熙間始有以學行著又百餘年而遂為大族名卿望郎良守牧賢師儒萃於其門盛哉顧世代愈深而譜牒不立夫世代愈深則恩疎而忘祖譜牒不立則傳久而失宗有國子監進士堯字叔高慨然以為病家詢戶問旬纂月緝凡寢廟之所藏碑碣之所存父兄姻故之所知心思耳目精力之所可得而及者蒐討略備亦既可譜數世蓋已無復遺憾矣其心思耳目精力之所不得

而及雖孝子順孫無如之何一日偶得先世嘗為浮屠氏之教者數紙於塵煤鼠蠹中自其譜以上於是又得諱第居娶男女生卒葬之歲月者數世而譜遂完嗚呼以孫氏之積必待二千年之久然後始大而其子孫始克為譜度東南士大夫世家固少有能致此者若進士之純誠篤孝日夜恐墜失其先緒殫勤盡瘁然後僅以成就皆余所愧嘆而不及者也進士君作譜兼有書某男子長而能為人子弟若父兄某女子嫁而能為人婦若母與其有犯失也皆脩書之讀其譜者勸戒生焉譜既成其群從兄弟之賢而有力者又相與糾合其族人使行為一第以五行相生之義第為二十字以傳永久曰如此週而復始吾長幼昭穆可以百世而不亂其族人窮老廢疾孤寡不能自立婚嫁葬埋之不能舉者又皆為條

畫以調恤之孫氏之義風殆方興而未已也餘姚他孫甚多
惟祖長官者自別其望曰富春故曰富春孫氏譜

秣陵翁氏譜序

氏族之難言久矣世之賢而有知識者雖欲求之而不能得
不賢而無知識棄之而不求者固不論也蓋古之所謂同姓
昭昭穆穆百世而宗不遷離鄉別土疏支別屬有慶弔或絕
而婚嫁不容以相通謂君唐與陶陳與胡之類是已而近世
自其近而可推者則已不問嗚呼是孰使之然哉余嘗見廬
陵歐陽公孩提之歲而喪其所天流離艱苦寄食他氏稍長
大發憤問學卽痛念宗緒之凋疎而為之訪求纂緝定次為
歐陽氏譜一編他日至謂人曰人而不知族姓所自出者則
無以別於禽獸蓋深切齒於此矣一時游從諸賢相與激發

故眉山之譜祖味道而南豐公宗鄧子然亦臆度倚傍而言之爾而此三族者其本末幸而猶若可攷故言之而通自古昔喪亂以來族愈大者散失愈深而混奪愈甚則雖有賢者固無如之何也秣陵之翁有嚶者以譜示余閱之由其高大父通直公而上通於楚國左臣絲牽繩連可數者五十世又由楚國左臣而上通之於軒轅少典數千世之遠而可以一日盡也嗟乎美哉間嘗問其故則潛然曰嚶之生也幼而孤惟其不忍翁氏之宗將由我而忘焉而為此也且非我也獨能之雖生之晚而凡翁氏之顯人靡不知也姻連中外有所可知於翁氏者靡不求也知之求之而靡不考也故是譜也幸而備余於是旣為傳錄其大略可備攷證者于家而有感於廬陵公之事因舉而贊之以成其志且以益廣其學云元

貞丙申歲季春旣望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李氏族譜後序

奉化江口李氏其先自閩來明至秉義復以盛德者起家其諸孫多美而文皆能因緣科目以取貴顯當其盛時舉族幾無布衣蓋江南之取士有二途其一曰進士甲科其法以三歲之秋舉于鄉于漕于國于監試用經義詩賦論策明歲春再試儀曹中卽進之大廷策之第為五甲而高下皆授之官其二曰三舍法其法儀曹於春試進士畢取去歲秋舉之見遺而不忍棄者單試之經義詩賦中卽升之成均曰外舍生以經義詩賦論策月各一試而學官自考之曰私試歲終較其優升內舍曰外優優成又取內舍生月考之歲終較其優曰內優優成儀曹再歲取內舍生通試之為優平二等曰上

舍試內優成而再入優為上等上舍授官比進士第二人其次一優一平為中等上舍其次二平為下等上舍與教授而通名之曰釋褐外舍生之未升也儀曹又每歲以經義詩賦論策一試之亦分優平曰公試既升而試如上舍法李氏之興自族譜外有傳科錄別載子孫中諸科者名字有棣華集載子孫中諸科之文以其法之細且煩得之宜艱而李氏於傳科也歲無虛籍於棣華也月不停書如此垂七十年殆亦可謂盛矣兵火以來高堂列宇作為灰塵傳科棣華之彷彿不可復考考而舊譜亦再以燬廢於是水口鎮通直公之子明新以為懼日夜以所記憶精詢脩葺而譜得略完惟是漏落者不能增加傳聞者且將就盡為之憮然不寧而徵言於余余家三世成均與李氏為硯席交知其事不為不熟且亦

自懼宗祚荒涼後有間閼闕曲折於兒輩者卒無以對因以身履目睹之故備陳之附書譜後比之紀遊述夢萬一或有考焉若夫李氏祖澤積累之源則有傳宗龜鑑建炎備禦錄江口橋記及諸墓碣去之百世不可磨也至大己酉秋季旣望剡源戴表元書

臧氏家集序

吾州臧氏自鄱陽東遷以余所知十數公皆錚錚然能用其文辭氣誼行名儒林間而吏部公正子最著然其家單矣自餘往往清純自持純甚者業醫聞其先人世精醫醫全活人不可計故天報之以賢子孫云每鄉國大比若試于禮官臧氏昆弟子姓群然爛斑籍中蓋亦可謂盛矣而鄱陽之族余以遠未之聞焉丙申季春始識廷瑞於宣廷瑞鄱陽族之錚

鏘然者也鄱陽距宣尤近其來宣者言其族之在其州猶其
在吾州者也於是加嘆慕焉旣而廷瑞出其世譜載其著者
爵位名字凡鄱陽與吾明之族皆備又附繫遺文人為一編
嗚呼富哉昔太史公旣廣覽奇書軼傳作成史記其辭偉矣
而自序家世舊文如劔論等類亦不遺棄王仲淹稱其先人
銅川府君以上人人有述仁人孝子之於其宗固如是乎廷
瑞之作視二公尤廣當學衰族散之久而極力從事於此其
志為尤可尚也惜乎余陋不足以發其事廷瑞嘗中童子科
當仕矣今猶強力而吾州之族國史公之後方以廉譽進為
於時天庶幾未忘臧氏也哉

褒中雜詠圖詩序

異時聞關陝多奇士其山川峭深風氣清厚懷珍負異而隱

者可以為鄭子真逢時撫運而起者可以為諸葛公皆無所
愧作於人世而惜強壯之年道里隔絕不得接識其人以為
不嫌迨於混一車馬廐置可相往來而老憊及之所居又海
濱遐壤非進趨當世者所屑至以故常有齟齬窮陋之歎乃
不自意諸公憐其無營薦授之一秩得以職事受察於今江
東廉訪僉事王公而因以講聞先大夫褒中先生之為人先
生博學而通宏材而潛余也何足以知之而僉事公淵源文
雅猷為器業川驅霆行春煦霜肅寬不容姦廣不劇物觀公
之施於身達於吏民推其本於家庭者可以得先生萬分之
一焉先生嘗著褒中雜詠若干篇隱居之懷經濟之識陶寫
具備其在憲臺商左山魏中丞閭徐三承旨之流皆為之敘
述稱贊來江南高郎中趙學士復寫諸畫圖以相映發余實

不揆輒亦附辭各題之下以致想像尊慕而併書所以然之
故于右方詩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先生有焉大德
九年歲在乙巳冬十二月望序

旌表節婦徐夫人詩序

人之常情以物與人而人能守之不失則愛之也愈甚天之
與物於人其何獨不然天之所與人之物莫貴重於其身而
又與之以守其身之物曰禮義人受天之所與而能守禮義
不失其貴重之身者天亦不失其愛而常扶持之故孤嫠寡
弱之家艱關勤苦百折能行人之所難行則生於其門者為
子必孝為臣必忠而其人必康強壽考及見幼穉之成而身
厚其報此天理之自然人事之必至如炊之食如種之穫可
坐而待其熟也浙東部使者拜降公之母太夫人徐氏生公

而寡太夫人秉不欺之節躬靡它之誓內謹祭饋外勤師資
朝咻暮祝動不違正迨公業成名立遂陪台垣儀憲府出藩
入從左侯右伯而太夫人魚軒綵衣委蛇就養金罍錦誥便
蕃受寵人以為康強壽考享禮義守身之報而取愛於天者
豈不在茲乎己亥之夏有命卽所居第旌表如式有司題其
門曰旌表節婦徐氏夫人之門轟轟乎義風熾乎當塗洸洸
乎頌聲流乎寰區於是縉紳士大夫侈其事者咸作為歌詩
以播颺積善之慶且上以光孝治而下以勸禮俗余之昔也
受廬於公為民又嘗登堂為客歆艷贊慕之日深矣謹顯誦
所間題辭其編首云

賈母滑氏夫人詩序

古者內諱不出門外言不入閭婦人女子而以名字聞於人

難矣世德之衰始有娶居貞節之譽班班簡書間然宋共執經蹈死左氏尚惜其無權巴清肥家蒙褒史遷不以為知禮求諸婉婁執法從容名義嚴而有政慈而能斷若今賈母滑夫人者近世鮮有往古亦無愧焉夫人居趙州柏鄉滑里嫁同縣儒者賈府君年三十四生二男二女而府君沒於時孩幼滿室舅姑耄衰夫人俯躬艱勞仰備珍養支傾補贏晨夜靡息二老人者安其經營皆以高年樂終及時招師資選婚偶遂以餘力改厝先親之槨殯者四世賈氏綱紀資業倍振於府君存時大德庚子歲於是男廷瑞以承事郎來江浙為中書行署都事年三十九數始孤之期三十有一年矣而甚勤其官苞苴之謁不行冰檠之操日著緋衣象板魚軒錦書出儀都寮入侍親膳誠宦游之美家教之飭而造物者矜其

苦節報之以材賢而享其慶也嗟乎盛哉南北縉紳韋布之士交為歌詩以頌嘆美德謂表元之舊也嘗為文學掌故俾以古義發題篇端謹為敘次本末如右

東平杜氏祈岱宗事序

鬼神之事自孔氏以來難言之因其難言而世之人諉為茫茫古善者無所恃悖逆者益無所憚不知古先聖王雖不日膳其說以求人之震眩而初亦未嘗廢也故有占筮有盟詛有禘禴禘禘之禮而人之愛厚其親者至有減年以相益移禍以自損其事往往有時而信其為儒者又正言以非之曰天之道豈若是瀆而甚者又擬人之近名而言之也嗚呼金縢之書載武王病而周公為弟欲代其死使非仲尼存之於經則人亦豈信之哉東平杜克仁客山陰其兄以檄出餘姚

俱病疫克仁念其家自嚴侯開東藩即有名宦之籍今兄弟
南來相依而生死不可知且父遠恐遺無窮憂則私禱岱宗
願損已十齡以延其兄幸萬有一得良愈即歸自家步拜詣
祠下謝神旣而皆愈克仁如其言步拜詣祠下謝神巫請其
故驚異之事遂漸聞於人士大夫尋各為詞章嗟歎以激摩
流俗之隆於私而薄於義者而示以諗於余余於岱宗之能
生死壽夭人其理不可知也然岱宗無神則已岱宗有神不
以與杜氏兄弟而誰與而其事則孔氏之徒所難言後世以
為疑而古先聖王之所不廢者也遂為略書梗槩而歸其卷
杜氏云

楊氏池堂讌集詩序

丙戌之春山陰徐天祐斯萬王沂孫聖與鄞戴表元帥初台

陳方申夫番洪師中中行皆客于杭先是雪周密公謹與杭楊承之人受有連依之居杭大受和武恭王諸孫其居之苑禦多引外湖之泉以為池泉流環迴斗折洄洑然縈穿逕間松篁覆之禽魚飛遊雖在城市而具山溪之觀而流觴曲水者諸泉之最著也公謹樂而安之久之大受昆弟捐其餘地之西偏使自營別第以居公謹遂亦為杭人杭人之有文者仇遠仁近白珽廷玉屠約存博張模仲實孫晉康侯曹良史之才朱棻文芳日從之遊及是公謹以三月五日將修蘭亭故事合居游之士凡十有四人共譙于曲水客皆諾如約而大雷雨作自朝達晝不止官途水尺行者病涉十四人之中其六不至公謹望望然與之起視曲水則既漫為壑恚而曰余惟客缺是愧若飲豈必曲水哉乃揖其在者遷酒與棹近

集於臨池之堂背堂有危樓翼然俯納衆碧大受又特具禮
領客陟之既又復于初公謹大出所蓄古器物享客為好或
膝琴而絃或手矢而壺或目圖與書而口歌以呼醉醒莊諧
駢譁競狎各不知人世之有盛衰今古而窮達壯老之歷乎
其身也酒半有作而嘆曰茲遊樂哉其有思乎抑亦知夫茲
遊之所由起乎蓋夫茲遊者蘭亭之變蘭亭者鄭國風溱洧
之變也鄭之溱洧在當時小人知慚之而晉之蘭亭在後世
君子以為善也雖然人生而感樂哀之情猶天時之不能廢
於寒暑其廢之有節而導之有故苟使變而不失正則歲時
樂遊以盡人事之適豈惟君子雖先王張弛之道其孰能廢
之方晉之未遷故都之氓處五方之中而習累世之盛男往
女袂春遊而被馬固其閭閻委巷之所通行也晉之既遷名